

少年铁手（上）

少年铁手（上册）

梦幻空花

我们四大名捕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战，锄暴安良，去恶扶善。决不怕强权势汹，只求尽心尽力。不以众欺寡，不以强凌弱。不问情由，不讲情理，只是因为职责在身就胡乱抓人杀人的事，过去我们不曾干，现在我们不会做，将来我们也决不屑为之！以拳头制人，那是野兽行径，以德服人，才是侠者当为。如果为王法所囿，只为朝廷效命，那我们只是鹰犬走狗，四大名捕一向是官可丢、头可断、血可流，但侠义之心是断断不死的！

有人想害你

梁癡要打杀蔡狂。

他一脚踢着了蔡狂的胸胁。

这时候他就听到对方的呼声。

那是先从心里喊出来的。

那颗心必定是已四分五裂的心。

然后那声音再透过了肺。

那肺也必然已四分五裂了。

之后那声音才自湖畔着火起风的稀薄空气里喊了出来。

那空气也给撕割得四分五裂。

“养养死了！？她是怎么死的！？谁杀了养养！？”

那时候，蔡狂仿佛已疯狂。

他已忘了闪躲。

不懂得躲避。

他已捱了一脚重创，肋碎骨断。

但他只知哀哀狂号，血水不断自嘴里涌溢出来。

只要再一脚，梁癡就能踢杀了蔡狂。

却不知怎的，梁癡却收了踢了一半的脚。

本来他要攻杀这宿敌，易如反掌，同时也顺理成章。

他早已失去了爱妻。

一个没有老婆的父亲，总是特别钟爱他的女儿的。

何况是养养这般乖巧的女儿。

但不知怎的，梁癡却攻不下去。

他一看蔡狂的样子，一听他的声音，心中就油然的生起了一种感觉：

——他真的是那么痛苦的！

——他既然那么痛苦，就决不会杀死养养！

——难道他是冤枉的不成！？

梁癡喝问：“你为什么不躲开！？”

蔡狂狂喊：“养养是不是真的死了！？”

梁癡冷笑道：“你少装蒜！”

蔡狂像浑不知道自己伤重，每喊一个字都喊出一口血来：“我走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怎么死的！？”

梁癡怒笑道：“是你杀了她的，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

蔡狂愣了一愣：“我杀了她？”

他随即狂吼一声：“你戏弄我！”

一手抓向梁癡。

他这不算是出手。

他只是要把梁癡揪起来。

梁癡脸上发白，一反掌便格开蔡狂的手，怒叱：“你要干什么！？”

蔡狂狂烈地道：“你告诉我：你是诳我的，养养没有死，她没有死，是不是？对不对？”

他的双目因狂烈无已的期望，因而发出湛蓝的青光。

梁癡顿时皱起了双眉：“你这是真疯还是假癡？”

然后问：“你为什么要杀养养？”

接着又问：“你真的没有杀养养？”

这两个问题，显得他已颇为怀疑：究竟蔡狂是不是凶手了。

但蔡狂的眼色却黯淡了下去。

全然黯淡下去。

他看得出来。

梁癡是说真的。

——养养死了。

（养养竟然死了！？）

他大吼了一声：“养养，你等等我！”

他大步就往七分半楼方向飞奔。

他对梁癡视若无睹。

梁癡在这一刹那间，也不知该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

现在的情形，只要他把握时间出手，就一定能除掉这号大敌。

可是，他看到蔡狂现在的样子，连他也不敢相信，这人会是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当蔡狂正越过他而且背向他之际，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一个可以证实蔡狂是不是杀人凶手的方法。

他一伸手，抓向蔡狂背上的襟褙。

他一手夺过襟褙，立即撕开一看，只见布絮破裂中，赫然现出一口刻有鲜丽红梅的金色小瓶！

蔡狂仇恨欲绝之际，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东西给夺去。那是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那一刹那间，蔡狂仿似听到养养在云深不知处的天外，哀叫了一声。

梁癡要是拿他别的事物（包括夺取他的性命），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要攫取这项养养交给他的东西，他是宁死都不肯失去的。

他大吼一声：“拿回来！”

手祭“大威德金刚手印”，急夺金梅瓶！

梁癡一见襟褙里真的是金梅瓶，认定蔡狂是为夺宝杀人，当下再无置疑，再见蔡狂向自己下杀手，当下怒叱：“杀人还敢抵赖，纳命来！”

运聚“最胜金刚”之大力，反挫反击。

两种奇大无比的力量相击，轰的一声，整座湖的火势突然炸炽了起来，在湖心倒卷出一道井粗的水柱，直冲半空，因水柱沾着黑油，黑油正燃着火焰，所以这水柱看去，也是火柱。

本来二人功力相若，但蔡狂吃亏在一上来就受伤在先，所以这次两人再功力比拚，蔡狂闷哼一声，萎跌于地，咯血不止。

梁癡一招得手，又要上前攻杀，蔡狂忽道：“你还欠我一个情。”

梁癡呆了一呆。

他马上想起在两人第七次比武时自己输了给对方的事，他原应把养养许配给蔡狂，后来却还是毁了诺。

蔡狂喃喃地道：“我要你还给我。”

梁癡怔了一怔：“你要我饶了你？”

“不。”蔡狂哀伤的道，“我要你告诉我：怎么死的？谁杀了她？”

梁癡听得心头一震。

“你真的不知道！？”

蔡狂凄凉地摇首。

“你真的想知道？”

蔡狂哀凉地点头。

——这样听来，蔡狂岂不是无辜的！

梁癡反问：“既然不是你杀死养养的，那为何金梅瓶又在你处？”

蔡狂诧道：“我杀死养养？”

梁癡铁青着脸色道：“你为夺宝瓶而杀人，敢做不敢认么？”

蔡狂冤叫：“金梅瓶是养养给我的，她叫我先在这里等她的！”

梁癡怒骂：“养养一向贞烈，克守妇道，和老杜十分恩爱，情深逾恒，她怎么跟你这样相约！？你说谎！”

蔡狂叫起撞天屈来：“明明是她叫我来的！明明是她送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她去——”

说到这里，才惊觉养养已歿。

遂而喃喃也呆呆地自语：“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好了，你自圆其说，说不过去吧？露了狐狸尾巴了吧？我杀了你——”梁癡道，“你也没话说了吧？”

蔡狂仍只愣愣的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竟完全没留意梁癡劈落的手印。

只听一人扬声道：“因为有人想害你。”人随声到。

债主已回头

梁养养已死。

死在厨房。

蔡狂已走。

——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杀死养养的凶手。

梁癡追去。

——杀女之仇，仇深必报。

长孙光明也赶了过去。

他要去化解蔡梁的决战。

铁手也下山去了。

他似乎已找到破案的线索。

此际，七分半楼中，只剩下杜怒福和凤姑，相对无言。

凄然。

凤姑发现杜怒福的头发，竟一下子便白了那么多，而他本来不怒而威的形容也变得极为苍老、黯淡。

她心里很难过。

——不止为养养的死，杜怒福的衰老，但因为这一死一老的恩爱夫妻，因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和遭际，禁不住要感伤感叹。

她不禁幽幽一叹。

杜怒福守在养养尸身旁，抱着膝呆坐着，却忽然问：“你知道养养生前——”他说到“生前”两个字，忽然哽咽。因为在才不过前一些时间，提起养养，还可能会跟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有“生前”，因为已经是“死后”。人死不能复生，杜怒福当然是哀痛的，他要吸一口气才能把话说下去。

“——最喜欢的是什么？”

凤姑想了一想，还是比较审慎地回答：“不知道。”

——一个正在伤心中的人，他的心思是难以捉摸，但却是易受伤害的。

“她最喜欢的是你。”

凤姑一向跟养养有极深的交谊，但两人相识时日却不算长，所以这答案很令她有点惊讶。

“她佩服你。她觉得你很了不起。她做不到的，你都做到了。”

凤姑苦笑了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无论如何，不管在朝在野，儒林武林，妇道人家总是受压制的。她们的职责似只是相夫教子，终生不能出来参政掌权。一旦有所作为，人们就称之为‘抛头露面’，不是个好女人家。你则不然。你敢作敢为。你组织‘燕盟’，无视于压力、轻忽、蔑视与耻笑。你的部属和拥戴者，男子还多于女子。你收服的高手，也多是英雄好汉。你做到了别的女人做不到的，在江湖上讥笑和鄙视中成长，你今天却是令人敬羨和喝彩，大家都已刮目相看。养养说：你真是痛痛快快地为女人争了一口气。她很羡慕你。”

“我才羡慕她，一个女人，本应给男人来疼惜的，可是，我这么忙、这么累、这么奔波，为了什么？我已三十来岁，还没有嫁出去，缺少家庭幸福，将来没有依凭；我的部属的确男人较多，因而流言也就更抹不去了，同僚彼此之间也更易生嫉，一个处理不好，恐怕就变成了荡妇淫娃，魔女下场！这苦况不是孤独的女人能够承受的。一旦孤独成了孤僻，就算我现在已挣得的，

也得要一一断送出去，那才不值哪。”

“不过养养说：你何等聪明，你知道急流勇退。这几年，你与‘鹤盟’结盟，把自己的实力，转过来协助长孙盟主，壮大势力，并结鸳盟。一个女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又有自己的能力，再以此来襄助意中人，这才是真正不负此生的女人。所以养养一直都认为你了不起。”

“其实她才令人歆羡。她贤良淑德，她对你的深情，从不转移。你跟她结连理之后，你仿佛年轻了，容光焕发，更加胸怀济世大志，全力把‘青寒果’移植成功，培植出解救人间绝症的‘大快人参’来。凭心自问，做一个女人，做得那么辛苦干吗？像我，自少际遇坎坷，要自己出来闯荡江湖，不知欠人几许情、多少债、多少有苦自己知。像养养这样，煮得一锅好面，人人喜欢她，她又嫁得你这样的夫婿，那才是女人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她才是幸福的女子，我待她像待自己的亲妹子，一直衷心祝福。她……却没料……”

“……这是天妒红颜。我年纪比她大，常耽心自己比她先死，她可不要为我守一辈子的寡，常劝她改嫁，没想到……”

“她不涉江湖，克守妇道，不像我，刀里剑里火里水里血光里，我都直去直回。按照道理，我该先她而死，却不意今日遽披惨祸的是她！”

“长孙光明对你情深义重，一直悉心相护着你，不会让你出事的。惭愧的是我自己，未能好好地保护她，居然在青花会中、七分半楼出了事，我真——”

“光明哥他护着我？你们自是都这样看。其实，苦在心头，点滴自知，旁人未必看得出来。我们一样有着许多问题。光明他雄才大略，也自视甚高。我跟他在一道，首先要自抑，不能沾了他的光，抢了他的风头。我们都是一级一级从武林刀山剑谷中爬升上来的，所以都很清楚，在江湖中的风霜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所以，都难免都提防着人；但如果整天都吊胆提心地防范对方，便不会产生真情真义，所以又得要全心全意向着对方。我们过去都是咬着牙硬撑了过来，能成一盟之主，也费了不少苦心，欠了不少人情，亏了不少恩义，这些旧友故交，很可能有昔日的秘事情史，说彼此心中全无芥蒂，恐亦不尽然。我俩对社会主您老，因为是共同欠下恩情的人，反而能够一致契心，全无隔阂。您在我们尚未成事之时，已慧眼相识，加上我们两盟一会联结，对抗强敌，有利无害，故能磊落相交，可是，对待他人之时，就不一定能如此坦荡无私了，你看，有时，他做了自作聪明的糊涂事，我不坦言；他在外也拈花惹草！我会不知道吗！有时，我因争一口气，跟他争执起来，他能让着我时，我会懊悔，若他不让着我时，我也把他气煞。您看，我们是不是那么好，有没有养养说的那么幸福？”

“……这些，你没告诉过养养吗？”

“养养是都知道了的，但她总是劝我，人生没有完美的事。她告诉我：如果相信命运之说，有的人以星曜运行来算出影响一生起落，但星曜总是那么个数目。好的星在上几个流年或大限配合得好，但下几个流年或大限当然就有所欠缺了。如果以五行生克来观察命运兴衰，那么也必有得失，不见得每一个组合都尽如人意。如果把影响大限十年的星曜置于一组方格内，就那么几格，人就过了一生；如果以出生时辰来算出人的际遇，就那么八个字，就过完了一生，那么奢求作甚？没想到，养养这般说我，却没替自己算，她就这样过了一生……”

说到这里，凤姑忽然把秀眉一蹙，像想起了什么。

要是在平时，杜怒福必早已发现了。

可是他现在却因太哀伤而没有注意。

“其实替人占卜算命的，灵则泄露天机，不按时便呃神骗鬼，总是福寿难全，不是福阴不足，就是难得寿终。我够养养聪明，她学东西，一学即会，我却是怎么学都学不会，一旦学入门窍，只会拿自己命来演算，发现自己一生不过如此，不外如是，就心灰意沮，更不会钻研下去了，我常说，她那么福相，命一定很好的了。她却说自己鼻下人中破了相，恐怕不寿，但只要活得好，纵活得短些又何妨？唉，没想到，她却是这样子就逝去。小趾原是她情同姊妹的婢仆，却不知是谁，冒充了她，去杀害她的主子。”

凤姑听到这里，忽道：“不对。”

“什么不对？”

“小趾是冒充的，我们没能马上发现，是我们平常跟小趾接触不深之故，可是，养养跟小趾在一起相依为命已多年了，怎么也没立即瞧破呢？”

“这……这倒是奇。”

“此外，小趾的冒充者去取‘金瓶梅’，她得要从这里第三层走上第七层楼，第七层楼把守的是陈风威，他已发觉不对劲，但其他三层楼的守卫就毫无所觉吗？”

“——风威说过：他跟小趾有过亲昵关系，也许，也许这样才发觉出不妥吧？”

“或许这就是原因。但是，金梅瓶仍在青花会的时候，我们两对人都一直很好，一旦失去了它，养养和你已阴阳相隔，而我也心神不宁……”

“你是耽心长孙盟主吧？”

“我是担心他。”凤姑毅然决然的道，“我担心他此时此际，不是去调解梁癡和蔡狂的争斗——”

“什么！？”

“我知道他在外面已有了女人。”

“这……这也许是你多疑的吧？”

“不是的，女人在这方面是特别敏感的。这一段日子，他对我特别好，可是，我知道，他的心似乎并不在我这儿。但这两天，他的魂魄仿佛又回来了，现在记忆起来，从那时开始，小趾身就老躲在暗处，香气便一直不散，好像，光明的心是和香味同在的。铁捕头不是在检验尸身之后说过吗？小趾大约死了一天半以上。那么说，养养这两日身边的小趾，是一个冒充的杀手，但光明似乎一早已知道这杀手的身份……说起来，在这一天半里，我发现他一共失踪了三次，三次回来，眼神里都充满歉意，但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他去了那里。”

“我想，光明不至于是这样的人。”杜怒福不可置信地道，“是你自己多疑了吧？”

“我的感觉是不会有错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感觉很少出错的。”凤姑带着一种悲哀的傲然，“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他的为人我知道，他易动情，情真但不专，比他强的女人他不愿意屈居，比他弱受他保护的女子他喜欢，但却用情难以深长。他过去还有别的江湖女子，未尝得到，一晌留情，反而使他情深追回，思慕缅怀。何况我们手边都没有了金梅瓶，好运不再，感情难以掌握，真情难以依凭，就像一场梦幻空花，我也没了信心。”

杜怒福呛咳起来。

他的呛咳久久未休。

甚艰苦。

“你怎么了？”

“我没事。”杜怒福艰辛地道，“现在这儿主掌大局的只有我们两个，我们要替养养报仇，就万万不能失去了信心。”

“好，我知道。”凤姑脸上因下定决心而呈现了一种极其艳丽的色泽：

“您再把陈风威请过来，我要好好问问假冒小趾女子的模样，我怕是……
不管是谁，都好作防范。”

杜怒福道：“好。”

“不必了。”

忽然有人这么说：

“你不是说以前在江湖上欠下不少债吗？现在债主都已回头来找你了。”

大门

语音是从大门口传来。

很好听的声音，但发音不甚准确，所以听起来糯糯的、柔柔的、浓浓的，使人生起了一种艳丽的感觉。

听到这语音，凤姑就幽幽一叹：

“我耽心的，结果真的发生了。”

她毕竟是个久历风霜的女子，现在乍逢变故，她的语气和神态，都很镇定。

“我只是很不甘心，”她幽怨地说，“我不相信光明会这样负我。”

“我相信他不会的，”杜怒福惨怒地笑道，“不过，敌人既然已到了我们的大门口，而我们两盟一会的防守，居然没发出一声警报，这也足够说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说罢向养养尸首喃喃默祷。

然后才向他的女战友伏鸣凤说：“咱们下楼去迎接客人吧。”

——他似已跟爱妻拜别，再无遗憾。

“七分半楼”的大门也是倾斜的。

日影照筛进来，也有点倾斜。

——仿佛整个世界的秩序，也都有些儿倾斜。

它已快倒塌，只是还没有倒而已。

凤姑外表闲定。

她一向都是个很淡定的女人，以致长孙光明跟她造爱熟悉了之后，她也对对方的身体熟悉了之后，反应之强烈，令长孙光明大为惊讶。

他从不认为、也不敢置信：她是个需索那么强烈（强烈得近乎猛烈）的女人！

可是她现在是一步凝妆一步楼。

每下一步一凝眸。

她的心也随着脚步往下沉。

因为她知道将会遇上她的情敌。

她一直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可是从来都未曾见过面。

她甚至觉得她一直都在自己的身旁左右、在心在衣，幽灵一般抹过，幽魂一般纠缠，只是，她一直未能真正跟对方面对面地相会过。

——这女子既然在长孙光明心中有着重要的份量，那么，这场见面对她而言也是重大的。

她不能不面对。

因为她是个江湖女子。

江湖女子都是凄凉的。

——本来作为一个女子，就不该入江湖。

闯江湖的女子对自己而言，是残忍的；实际上，一入江湖深似海，江湖侠女也没几个是好下场的。

她要面对一般女子所不能面对的事情，以一种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能承受的坚韧，这对她自己而言是不公平的。

她感觉到外面的就是她的情敌。

她不欲在此时会见情敌。

可是情敌已来到大门口了。
她不能退缩。
她舒步下楼。
缓步下楼。
她扶着杜怒福下楼。
她觉得杜怒福是脆弱的。
——养养死后，他的份量就轻薄得似一张纸。
她自己却是孤独的。
——她自己一个要去会晤情敌。
终于初会情敌。
——情敌，其实是感情相同的朋友，但却因有共同情感而成为仇敌。
——既然同是爱一个人，为何会成了仇人？如果同是恨一个人，却往往成了同志？为什么会爱一个人时会把其他爱他的人当成了仇敌？难道爱是占有、不是付出？爱只允可忠诚、不可有负？
啊情敌。
情之仇。
——心中之敌。
爱之敌。
她终于见到她了。
在阳光中，这女子穿着黑色劲装，但她的服饰又很特别，很窄，很短，所以露出多处，肩膊、腰脐、腿踝，都裸了出来，白得令她心中也不免怦地一跳。
她随即发现那女子的秀气。
秀得别有一种妩媚处。

凤姑随后又发觉那秀气和妩媚，混合成一股艳色。
凌厉如杀气。
像杀死人一般的艳丽着。
竟比杀气还盛的艳色！
那女子微笑看着凤姑，那处子的稚气混和着妮女的妖艳，使凤姑也不禁在阳光楼前一阵迷惚，心中发出一声呻吟。
那女孩叉着小蛮腰，腰好细，她一见凤姑，忍不住轻呼一声：“姊姊，你真美。”
凤姑打从心里，喜欢这女子：她的样子。
——难怪长孙光明会变心了。
可是她不喜欢她叫自己做“姊姊”。
——自己既是“姊姊”，就得承认比她年老，而她便比自己年轻了。
她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只是样子看去只双十年华，所以她更喜欢叫人做“姊姊”。
所以她笑道：“我知道是你，光明常对我提起你。”
“他？”小女孩笑了起来，“他不会向你提起我的。”
然后她说：“他不敢。”
“哦？”凤姑稳重地笑道，“你比我还了解他？”
女子神秘地道：“女人要了解男人，总有许多方法，而且有更多的捷径，

可不是吗？”

这一回，她不是小女孩了。

而是女人。

——“经验丰富”的女人。

凤姑耸耸肩，道：“我无所谓。他主持鹤盟，我负责燕盟。我是我，他是他，我们俩是常走在一起，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份，谁了解他，谁不了解他，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女子斜睨着她：“真的？”

凤姑淡淡地道：“没什么好说假的。”

“那么说，”小女孩好整以暇、偷偷笑道，“就算他已经丧命了，你也不关心了？”

“什么！？”凤姑动容，“你竟杀了他！？”

只听在旁的杜怒福一声叹息。

深深一叹。

唉。

他明白凤姑已落了下风。

因为凤姑是真的关心长孙光明。

——那小女孩却不是。

她在玩弄。

——玩弄“好玩”的事物。

那女子又嘻嘻地笑了，笑得好清丽脱俗，但艳丽非凡。“姊姊，你骗得了人，骗不了我。”

“因为我也是女人。”

她说。

“不。”凤姑说，“因为你什么都会做，什么都敢做，而你不是普通的女人——”

“你是唐仇。”

大斗

小女孩又笑了。

她的唇很薄。

唇角很翘。

唇色很鲜。

所以笑起来的时候，嘴巴很大，露出上排皓齿和绯色的齿龈，很是慧黠，很是好看。

“姊姊，你好聪明。”她吃吃笑道，“可是你猜我是唐仇，实在好笨哦，跟光明哥天生一对的笨。蔡相爷既然派我们‘四大凶徒’来助凌大将军，而凌落石又遣我和燕赵来剿平二盟一会，不是我搞的事，还有谁有这样胡搞的能耐呢？这样的杰作要不是出自于唐仇之手，还有谁能干得出来呢！”

杜怒福忽道：“可是看你的样子，谁也不会猜得出来。”

唐仇粲然笑道：“还猜不出来的，早就该去跳海。”

凤姑仍只追问：“你没真的杀了长孙盟主，是吧？”

唐仇道：“我还不舍得杀他哪。没有用的人，我才杀。他还有用，他很有用。他最有用的是：可以伤尽你的心。你不舍得杀他，他可舍得杀你，你信不信？”

凤姑淡淡地道：“没有什么信不信的。我们已失去‘金梅瓶’，大概也失去互信的基础了，金梅瓶是你偷去的吧？”

“金梅瓶是相爷志在必得之物，我先拿了，再收拾你们，这样才无顾碍。”

“唐仇的毒，果然名不虚传。”凤姑轻吁了一口气，“你的毒药我还没领教，但心毒已教人不寒而悚。”

“谢谢。”

“你的毒药未施，毒功未放，但毒力已毒害了人心。”

“嘻嘻。”

“你不知在什么时候，已引诱了长孙盟主，因而造成我和他的疏离，以致未出兵已使敌人内哄，高明。”

“兵家之道，攻心为上。不过，你又焉知不是光明哥苦苦追求我的？你就那么信得过他？不知他也是浪心无行，贪花好色？”

凤姑婉然一笑：“这句话，也是一种毒，专攻人心，离间挑拨，已尽其极。”

唐仇敛容，衷诚地说：“凤姊气定神闲，确不好斗。佩服。”

她说的时侯，剑眉秀剔，星眸带怨，但予人感觉却是英姿飒爽。

其实唐仇此际，对凤姑也大为服膺。

唐仇在这时侯，已完全掌握取胜的契机，也就是说，她占尽了上风；反过来说，凤姑已落尽了下风：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武力上，几乎都输定了、败定了、甚至是死定了。

但凤姑的样子，还是很“定”。

她神闲意定。

她仍眯着眼，以一种只有妇人才有的风韵，看看她的敌人，像一个小母亲，在看孩子在嬉闹；那样子是容忍的、体谅的、甚至是风骚入骨的。

——的确，比起凤姑来，她似乎仍是个孩子。

她知道自己微翘的唇很英秀，但却没有凤姑稍厚的红唇抿笑间抹过多少

艳烈的轻淫。

现在阳光很好。

风也很好。

如果她是个男子，她几乎就要爱上这面临失败但仍金风玉露好整以暇的小夫人了。

可是她是女子。

她知道，很快的，过不多久，这世界上，这山上和这儿的两个美丽女子中，就要并且就得要只剩下一个了。

当然剩下的是她这个。

——敌人是留不得的。

——何况是这样跟她有共同美丽但全然不同的美艳之大敌！

她系出於“蜀中唐门”，是唐门中最好读史的女子。

她也是川西唐门之中研究毒力的高手之一——好的暗器要发挥百倍的功能，一定要作几种配合。

——发射的劲道。

——精巧的打造。

此外，便是火药和毒药的注入。

她多年研究毒力的结果，发现了一种人间至毒：

那不是药。

而是人心。

——没有比心毒更毒的毒！

就凭这个发现，她马上成为“四大凶徒”之一，名闻天下，杀掉不少任何人都杀不了的人，而且，今天一亮相就已控制了全场。

她好斗。

不过人人都斗不过她。

她看着敌人——给她斗得死去活来，让她斗死，她就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欢快，世上最大的成就。

她很少遇过像凤姑这样濒临绝境，但仍不哀告求饶，反而很宁静，像一只瓷瓶，一口碗，她有被抚摸的感觉。

她平生最怕的是岁月。

她怕老。

老就会死。

——可是，如果年纪大些、老些，却仍似凤姑那么漂亮，那么有风韵，仿佛老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她注意到天色很好，北雁南飞，已过午后，楼更倾斜了，而凤姑站在那儿，微微地笑着，腰是那么的细，像她的头。可是那颈更细，像瓷瓶的颈，一边头发垂下来，遮住她一只左眼，显得右脸更是风情，而且红唇更是烈艳。

她忽然生起了一种凄凉的感觉。

颈这种感觉常常有，而且常常令她感到寂寞和可怕的寂寞以及寂寞的可怕。

所以她笑了起来。

她突兀的笑使得凤姑很有些讶异。

楼外长着一种掌大圆叶的青花。

花色甚寒。

——青寒花。

这花已半开。

——这是本来要子夜才开的花。

仿佛，唐仇清纯的笑声里，带着惊人的荡意，连花也为之早开了些。

这些花，多半都是养养亲手培植的。

杜怒福看着半开的花，沉痛的问：“是你杀了小趾？”

唐仇爽快地答：“是。”

“然后你冒充小趾？”

“不错。这样才能接近养养。”

“那么，养养也是你杀的了？”

“是的。我杀了她，才能嫁祸蔡狂，才能使梁癡去追杀他，铁手也得去阻止他们动手，我才能一口气毁掉你三个要援，使你们完全孤立。”

“养养怎会没认出是假冒的？”

“你没发现四大护法，都未曾出现吗？”

“你把他们怎么了？”

“我没有把他们怎样，问题是他们会把你怎样。养养是看出来，可是李凉偷偷告诉尊夫人：小趾同陈风威有染，怀了孕，不舒服，不能服侍她。张寞寂又提议：此事不能让老会主知晓，免得责罚他们的风威老大，所以敦请那位好心肠的妇人代为隐瞒。然后王烈壮趁机建议：以免社会主生疑，最好请人先行替代几天再说。他们‘请来’的人当然就是我。”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背叛我！？”

“他们若不叛你，我又如何能接近七分半楼的大门，连一个阻挡我的人也不曾出现？你们的人要不是死光了，就是叛掉了，不然就是全给调走了。”她慧黠地笑道，“你要打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时候，有两个方法是最有效的：一是先孤立他，二是先使他们内里腐败互哄。两种方法都同样有效，并用却更有效。”

“好，就算他们是背叛我，但他们跟我数十年了，他们有四个人，你可以用美色打动长孙盟主，但又怎么使他们背弃我？”

“我对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方法。对付两盟一会，是大斗，不是小斗，自然得要用非同寻常的斗争手段。其实，他们并不愿背弃你，更不负背弃你之名——你何不问问他们去？”

于是她发出一种悦耳的歌声。

歌声悠扬，响彻云霄，仿佛能叫花开。

然后，杜怒福在下楼之前，一连下了四次暗号都不见踪影的“青花四怒”，终于出现了。

他们自楼上走下来。

不过，只有三个人是走下来的。

其中一人，是给“抬”下来的。

他已失去“动”的能力。

他的穴道受制。

他的样子比一向满脸怒容的杜怒福更愤怒——。

他们是他们四人中的老大：

陈风威

大关

杜怒福马上就明白过来。

四人中，毕竟，老大风威未曾出卖他。

他同时也了然：为何唐仇冒充“小趾”，其他青花四怒都没有看出来，而养养也没有立时拆穿，致遭杀身祸的原由。

王烈壮道：“我们不是要背叛你，是你把我们逼成这样子的。我们只是要反对你，要为青花会作一些贡献和改革，我们不得已。”

杜怒福怒笑道：“是什么奉献，我竟会阻止？是什么改革，竟不让我知晓？”

张寞寂道：“我们跟你创青花会，舍死忘生，已廿六年了。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别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而我们还得在这儿穷磨干耗着，竟然还打算对抗大将军，反对大连盟，劫拿花石纲，这种自取灭亡、诛九族杀六亲的事，咱们才不干！我们是为了你好，为了青花会不灭于大连盟的势力下，才起来反抗你不智的号令！”

杜怒福惨笑道：“要是你们真不愿干，咱们可以好好商量，也不会逼着大家非干不可的。你们这样，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不是为了青花会。不对抗大连盟，就一定会给大连盟吞掉。大将军狼子野心，一如战国之秦。六国要是一早切实采用苏秦建议的合纵对抗，若能看透秦国用了张仪之计，施‘远交近攻’之法，就不会给逐个击破、一一吞并了。我们要是并肩作战，联结其他帮、会、盟，奋力一拚，决不怕了大连盟，但若趁机投靠、自乱阵脚，只怕下场不会比一味投靠秦国、只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齐王田建好多少。田建是秦皇的结拜老哥，最后下场是给放逐饿死。凌落石力量抱负，当然不可与嬴政相提并论，但对付敌人和战友的手段残酷。却尤有过之。”

张寞寂和王烈壮一时面面相觑，答辩不出话来，李凉苍却道：“别的不说。至少，我们穷。本来种植了‘青寒果’，可解一般毒症，而且还试植了‘大快人参’，能治一切血毒恶瘤，将它献上天子，必能封侯拜相，就算拿去药铺卖钱，也定必富甲一方。但你老是拿我们辛苦培植的成果去帮人治病，分文不取，有时还得倒贴、染病！咱们忙了一辈子，不想再这样厮混下去。你看，咱们自己身上身内，连你在内，都患有恶瘤，只是用内力和药力把它压住罢了，现在第七楼半长了一棵‘大快人参’，恰好够治我们五人的病，我们决不允你再作什么济世救民，舍身为人的愚行！我告诉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傻是你事，我们可不能老是跟着你傻下去！”

杜怒福苦笑道：“这番话说的也是。你们是有权不赞同的。这些日子，都苦了你们了。我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对，对你们不够好，对不起。”

他这几句话一说，寞寂、凉苍、烈壮三人都低下了头。

杜怒福叹道：“你们情同手足呀。”

李凉苍道：“杀夫人的是这位……唐姑娘……我们……可没这个意思。”唐仇只一声轻笑。

她只环臂抱着肘，像看什么好玩事物一般地看着这几个人的对答。

杜怒福道：“那你们要怎样？你们可以杀了我，你们可以自立为会主，我不争这个，但不可以把青花会卖给了大连盟，这样只是自找死路。”

王烈壮却摇首道：“春秋时代，鲁国有三桓，晋国有六大家族。当鲁国国君政令不当之时，三桓可以制时鲁君，发号施令。我们师兄弟四人，和会

主有廿余年情义，我们是不会也不忍杀的。我们只要可以主掌大局，首先得不触怒大连盟的路线，避过这一劫再说。”

杜怒福也摇头悲哀地道：“你们的想法太天真了，三国时曹魏有名士孔融，才华绝世，因曹操忌而遭杀，他的子女女的才七岁，男的九岁，听到父母被诛杀时，仍在下棋，若无其事。邻人讶异问‘父母遭难，你们还能这样？’两个小孩都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舍主人煮有肉汤，男孩捧着饮光，女孩问：‘活不久了，还要吃什么肉、喝什么汤？’男的忍不住哭了，女的说：‘如果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应该高兴才是。如果死而无知，那还有什么可哭的！’后来曹操听闻了这些话，知道这两个小孩智慧过人，所以命人立即杀了。连小孩都晓得覆巢焉有完卵，你们的想法，岂不天真？你们拿晋鲁二国来警喻这样正好。晋国本应重耳一手重振，强大鼎盛，但为六大家族瓜分后，不但地位愈降愈低，而六大家族力量分散，不住互拚，谁有好下场？中行家和范家首先互拚而灭。原智家联合韩、魏二家灭赵家，结果在生死关头，韩、魏二家出卖了智家，与赵家联手，灭了智家。而鲁国三桓逐国君姬蒋，拒绝了孔子所提出的‘堕三国’之议，各自为政，互相攻击，最后仍一一为敌国所灭。历史的教训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迫不及待地坠入大将军所布的彀中，重蹈覆辙？”

张寞寂见他两个同伴一时都答不话来，就横了心说：

“我们都说不过你，所以，这些年来，就听你的。现在，变天了，大连盟支持我们当家发令，有唐姑娘为我们撑腰主持公道，到你来听听我们的了。”

杜怒福长吁了一口气：“你这样说，那就最好不过了，说到头来，你们不管为正义为公理为青花会，其实主要还不过是为了自己。人生里有很多大关节，将试炼出一个人的德行节操，这是一关，你们过不去，我也没话说了。你既把话说明白了，这样好，只不过，我想知道：其他的手足、兄弟，都到哪儿去了？你们夺权可以，只要拿出真本事；但杀人不许，自家兄弟，决不可自相残杀。”

张寞寂反啐道：“什么大关小关的，你自己眼前的大关便过不去了。”

李凉苍却持平地道：“兄弟们都给我们调走了。老大不肯听我们的劝告，只好先行制住。”

杜怒福深深地望了穴道受制的陈风威一眼，在旁的唐仇忽道：

“鹤盟的公孙照、仲孙映和孙照映，全给长孙光明听了我的话，调走了。”

然后她又单刀直入地说：

“你说那么多的话，旨在拖延时间，你们以为还会有援兵相救？”

然后她格格、格格，清脆好听地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招颤。